

以通俗之教化民成俗：晚明经学家郝敬《圣谕俗讲》

谢茂松

提要

晚明经学大家郝敬（1558-1639）任江阴县令时，首重乡约，他以父母官的口吻，将明太祖所作《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给参加乡约的普通百姓作了通俗化的讲解。文中时时出现的“仔细听着”显示了严之以威的训诫的特色；与此并行的则是“晓之于情”，极尽庶民百姓种种曲折心理，并持委婉、叮咛之态度，又时时援引多已成为百姓熟知的俗语，以及江阴县百姓身边的事例。《圣谕俗解》强调心之重要；为了对付顽固不醒悟者，它还以神道设教，这些都在在显示《俗解》贴合江阴百姓心理而施教化的特质。《俗解》结尾则是全篇少有的激励之语，但这是以严之以威为前提的。《俗解》刊刻发行于当地百姓中，家喻户晓，从而收教化之效。从中亦可见士大夫政治的优先价值选择，也可说是最高目的，乃是化民成俗。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圣谕》有效的原因既在于它对于文化价值的概括的凝练，便于普通百姓记诵，同时也在于有郝敬这样的一批士大夫自觉地对此作通俗化的讲解。而六百多年前的《圣谕》与今日之“荣耻观”有惊人相似，亦可看到在“实”的层面（虽非“名”的层面）上历史长时段的连续性。故思想史的研究亦能为今日提供一些启示。

明儒郝敬，字仲舆，号楚望，湖北京山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生，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万历十七年（1589）登进士第。万历十八年（1590）为浙江处州府缙云县县令，第二年调温州府永嘉县县令，由于治绩显著，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礼科给事中，不久告假归乡，万历二十五年回京，冬天除户科给事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值日本侵略朝鲜，他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十个月内上十二封奏疏，论及让内官停开矿、军饷、钱法、屯田、罢朝鲜兵等事，深具预见性地提出加赋非策，辽左空虚宜备¹，他又劾首辅赵志皋主封贡、议和，事败而谗过他人，为大臣谋国不忠，巧言文过²。他的奏疏得罪了万历皇帝与赵志皋，万历二十七（1599）春考被劾以“浮躁”而贬官，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挂冠归家。从万历三十三年冬（1605）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闭门注经，历时十年完成经解《九经解》一百七十五卷、一百六十七万言；此后又有文集《山草堂集》一百五十二卷，内外编计二十八种。他于崇祯十二年（1639）去世。他去世之后两年，即崇祯十四年，京山县令应当地乡绅、读书人之请，奏请朝廷准予郝敬从祀孔庙，主要理由即在于其所著《九经解》。

郝敬及其学问对于今天的学人来说已很陌生，但他在近三百年实际的学术史中却并非如此。相反，他却曾有过莫大的影响。他的经学直接影响了清代经学最严格意义上（也即清儒江藩（1761-1830）《汉学师承记》所定的标准）的开山者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14）。他的《尚书》学对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阎若璩书中征引了郝敬《尚书》学三十多条材料，有数千言，他还在书中特意辟出一篇来专门表彰郝敬。郝敬影响了胡渭的“易图”研究，胡渭评价郝敬论《易》数“最为精确”³。在这两人之后有一长串清学开山者名单：黄宗羲（1610-1695）以郝敬为经学巨擘，他和其弟黄宗炎（1616-1686）的象

· 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Executive Editor）。

¹ 郝敬：《议屯守辽东疏》，《谏草》（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日本东京高桥情报据内阁文库藏明万历至崇祯间《山草堂集》影印本，1990年）卷上，第35页。

² 郝敬：《论辅臣赵志皋疏》，《谏草》卷下，第22-25页。

³ 胡渭：《易图明辨》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16页。

数易学深受郝敬影响，宗炎自述其读郝敬《九经解》，始有白首穷经之意⁴。黄宗羲弟子万斯同（1638-1702）、万斯大（1633-1683）兄弟的《春秋》学、《周官》学、三礼学受郝敬影响。郝敬经学也影响到与黄宗羲兄弟、万氏兄弟交游的阎若璩、姚际恒（1647-约 1715）、毛奇龄（1623-1716）、胡渭、朱彝尊（1629-1709）这一活跃在京师北京的清初经学最重要的文人圈。郝敬一个人就影响了清初两个最为重要的文人圈。

本文旨在研究晚明经学大家郝敬（1558-1639）任江阴县令时，首重乡约，著洋洋近万言的《圣谕俗讲》，以通俗化的语言，完全贴合着江阴当地百姓的心理及其身边事，来对明太祖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讲解，并刊刻发行于当地百姓中，家喻户晓，从而收教化之效。从中可见士大夫政治的优先价值选择，也可说是最高目的，乃是化民成俗。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圣谕有效的原因既在于它对于文化价值的概括的凝练，便于普通百姓记诵，同时也在于有郝敬这样的一批士大夫自觉地对此作通俗化的讲解。

郝敬作为儒者，他在江阴的身份乃是多重的：他是江阴的父母官，也是作为喜好诗文、书画、佛老、道学的文人，而与当地文人、名士交游。这些合而观之，才见儒者的整体关怀与行事。从更深层次而言，风雅本身也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即风雅与政治的合一，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质。

此外，明太祖的《圣谕》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的“荣辱观”有惊人相似，亦可看到在“实”的层面（虽非“名”的层面）上历史长时段的连续性。故希望思想史的研究也能为今天提供一些启示。

一 《圣谕俗解》：为政首重乡约

郝敬在任江阴县令之前为户科给事中。时值倭寇入侵朝鲜，明朝派兵援助，但出师三年，“费累巨万，无功”⁵。此时，为解决军费出现问题，朝廷要加赋，并四处派矿监，这些“皆关户科职掌”⁶，所以郝敬从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初一到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十月之内，连上十二道奏疏，涉及东征军饷及其相关的挪移额税、行钱法、屯田，罢朝鲜兵，弹劾辅臣赵志皋主封贡、议和，屯守辽东，停止派宦官采珠、开矿、开店、增设税科，停止籍没臣民家财等问题。这些奏疏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户部言官角色的胜任及其经世之学的精审，而行钱法、屯守辽东、罢朝鲜兵三项，尤见郝敬之卓识以及经世能力所在。⁷但他的奏疏却得罪了万历皇帝与赵志皋，万历二十七（1599）春考被劾以“浮躁”而贬官。他在万历二十七年春降江苏常州府宜兴县丞，万历二十八年迁江阴知县。

对于原本有志于天下的郝敬来说，四十受谪，自然百感交集，他表面与友人沉浸于雅游、赋诗、作画，但其内心深处则有排遣之意。如其中一组诗题目云：“辛丑秋行药君山邀客小饮，因诵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之句，老泪口然，百端交集，信口吟咏，得十章”⁸，诗中云：“莫怨江干阻逐臣，官卑邑小是闲人。折腰自古原三仕，强项而今已四旬。纵使舌存容易老，每忧天坠漫伤神。”⁹但他仍然念念不忘有志于天下，“其三”云：“悲来空洒长沙

⁴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册），第678页。

⁵ 郝敬：《生状死制》，《小山草》（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日本东京高桥情报据内阁文库藏明万历至崇祯间《山草堂集》影印本，1990）卷九，第12页。

⁶ 同上注，第12页。

⁷ 参见拙文“行钱法、屯守辽东、罢朝鲜兵——晚明经学家郝敬（1558-1639）的奏疏中所见经世主张”，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

⁸ 以下几首诗见（明）冯士仁修，徐遵汤、周高起纂明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八卷，收《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汇刊》（14），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诗”，卷七，第417页；收入《山草堂》中刻于天启四年的《啸歌》则题作“谪居江阴，邀客登君山，秋望十首”，二者之不同在于县志所收为刻于万历三十一年旧刻《啸歌》。

⁹ 其中之第三、四两句，天启四年《啸歌》改作“不愠旧尹还三仕，见恶今年已四旬”，见《啸歌》，同上

泪，前席何时借箸论。”“其九”云：“卧治还需汲黯来，雄都百雉枕江开。惭无奇策干明主，那可专城托菲材。”¹⁰《独坐江阴署中》则云：“晴雨难同人意变，马牛空负主恩知。吏情自觉纓冠懒，唯有瀛洲与梦期。”¹¹

郝敬《圣谕俗讲》正体现其念念不忘有志于天下，这也是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郝敬传”所首先重视的。该文是郝敬为江阴县令时“口授邑父老子弟”，郝敬自谓“情至语质，愚不肖可与知焉。”¹²此文完全贴着普通百姓的心理来说，神似当年太祖之口吻。

《俗解》前为《江阴县乡约题辞》，谓：“江阴令曰：‘九江之东，大海之滨，是为敷浅。原其土气浮，其俗窳惰。市井之民，不务生而务讼。郊野之民，不学耕而学偷。岂其天性不善，上不教而下不率也。……吾提耳而诲汝，日亦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郝敬的口吻是训诫式，是《大学》之“新民”先之以官之威，而不是先鼓励，这也是《俗解》全篇的基调。《乡约题辞》颂扬明太祖之圣谕，在此则是动之于情，曰：“伏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挺生知，要言不烦，六语二十四字，古今天地民物之蕴，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毕举矣。二百年来，导民者奉为蓍蔡，家传而户诵之。其词简，其理明。其意婉，其情切。呜呼，顽石朽木，亦当点头，况吾子弟，有血气心知者哉，勉之矣。”

太祖“圣谕”之六语二十四字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郝敬以万言给参加乡约的百姓逐条作通俗的解释。《俗解》起首谓“我朝太祖高皇帝，开辟天下，当初设立这等许多官府”，只为“你们百姓不肯安分，不肯学好，却教这许多官来箝束你们。若是你百姓们，人人安分，个个学好，便这些官府也不消用的。”这一口吻与《乡约题辞》中父母官训诫小民的口吻是一致的，接着是说到太祖做《大明律》这本书也是因为百姓不肯学好，郝敬于是归结为君的“千方百计，只要你百姓们为善”；做官的“千方百计，也只要你百姓们为善”，由此郝敬劝诫百姓“从今以后，你们何不回心转头，体太祖皇帝的心，体我们为官的心。大家改行从善，不犯法，不遭刑，保身保家，岂不是好事”。但“为善的事也多，教你们许多不得。若要明白易晓，只有太祖皇帝当日留下六句言语，劝谕天下后世，极是简要，我今说与你们。”郝敬谓这六句言语哪一个人不记得，哪一家不写一张贴在壁上，但“都做了一场空话，都不曾讲明这道理，都不曾思量这意味”，故“今日与你们细讲一遍，仔细听着。”

郝敬接下来的对圣谕的逐条通俗讲解充分显示了其言语晓之于情的特点。

(1) 俗解“孝顺父母”

对于“孝顺父母”这条，郝敬要求“你们今日在会的众人，各各回头思想”——“当日你父母未生你时节，你身子在何处？在各人父母身上做一块。”所以“莫把你做一个看，把你父母另做一个看。你身与你父母身，原是一块肉，一口气。父母身上滴下一点骨血，才生出你来。”郝敬教训道：“到而今，你只认得你是你，把父母看做他人。钱财也道是你的，妻子也道是你的，把父母隔了一层看待。这等样心，还成个甚么儿子。”接着让众人各各思想“当初父母生你时节，如何抚育你来”——“十个月怀你在胎中，十病九死。三年抱你在怀中，万苦千辛，担了多少惊恐，受了多少辛勤。冷暖也失错不得，饥饱也失错不得。但有些子病痛，不恨孩儿难养，反恨自己失错。可怜可怜，未曾吃饭，先怕儿饥。未曾穿衣，先怕儿寒。想父母这等的恩爱，今朝却忤逆他，这还成个甚么儿子。”接着情真意切地说到父母的希望子女长进：“教得几分像人时节，便不胜欢喜。不听教训时节，父母便不胜忧闷。思量一生无靠，死也不瞑目，死也割不断。”

世上不孝顺的事也多，郝敬举例略说几件¹³。他劝诫众人孝顺父母的事多，紧要只有两

注，卷二，第21页。

¹⁰ 其中之第一句，天启四年《啸歌》改作“卧治还需汲黯才”，见《啸歌》，同上注，卷二，第23页。

¹¹ 郝敬《独坐江阴署中》，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诗”，同前注8，卷七，第417页。

¹² 郝敬《圣谕俗解》，《小山草集》，同前注5，卷十，第19页。

¹³ 郝敬列举几个最为日常可见的例子：“假如父母要一件东西，不值甚么紧，就生一个慳吝的心，不肯应

件：“第一件，要安父母的心。第二件，要养父母的身。”¹⁴郝敬以“你们这等孝顺，你的子孙依然孝顺你。天地鬼神，昭报不差”来说服百姓能孝顺。他抓住普通百姓怕鬼神的心理，并将儒家之《孝经》也完全贴合普通百姓的心理来说：“而今世上有一等极愚极蠢的，也晓得怕鬼神，也晓得拜菩萨，供城隍，赛土地，偏不晓得家中有一个老爷老娘就是活菩萨，活城隍，活土地。你若肯发孝心，暗中神明点头，十分灵感。此实在话，莫硬不信。孔夫子是个圣人，教人只说个孝字，做出一本书，名唤《孝经》，万古流传。古有一个孝子，名唤虞舜，打鱼烧窑为，生平地里做了皇帝，也只为他是个孝子。”他以孝顺是世间第一件极好的事而不孝顺是世间第一件极恶的事来劝解百姓：“而今人有多少富贵的，但不孝顺父母，人便不数他富贵，定要唾骂他。假如贫穷小民，晓得孝顺父母，乡里亲戚也夸奖他，官府也旌表他，说此人是一个孝子。若是不孝顺的，《大明律》上，开做十恶，凌迟处死，比强盗罪还重些哩。可见孝顺是世间第一件极好的事，不孝顺是世间第一件极恶的事。这便是孝顺父母的说话。”

（2）俗解“尊敬长上”

就“尊敬长上”，郝敬以“礼”来讲解“尊敬”，以“名分”来讲解“长上”：“如何是尊敬长上？许大的世界，许多的人民都只是一个名分管定，一个礼安排定。名分，就是这个长上了，礼就是这个尊敬了。如臣敬君王，子敬父，都是这名分逃不得，礼上少不得。”接着列举从皇帝、官府，到家庭、母党、乡党朋友等各种长上，强调“尊敬”两字不是外面假做得的，是一点谦谨畏惧的真心，并实时在讲会上设教：“即如你们今日在会上，你心里真有一点尊圣谕，敬官府的心，才叫做尊敬。若只随班行礼，无有这一点真心，在此听讲，也是虚应故事。口里尊敬，心里傲慢，如何成得。”

郝敬列举本地百姓所熟悉不尊敬长上的事例——“即如本县近日驱逐的棍头秦日升、宣邦仁、李孝、童虎等，这五六十个人，不遵父母官的教训，好告状，好造访，好打行，惯包揽，窝盗贼，渺官府，如同儿戏，正是不尊敬长上了。及见官府时节假小心，出外便大胆。这等之人，在家里，定然干名犯义。在官，定然欺君罔上，如何肯尊敬长上，所以要一点真心方才成得。”

上述这些例子在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有记载，《江阴县志》专门列有“郝侯治迹”，称颂“郝侯敬之莅江阴也，以剸犀掣电之才，行救困锄奸之事。诸所兴革，殆不胜数。其最快人心者，如榜逐恶徒，境无匿迹。”¹⁵而举本县例子的这一方式也显示了郝敬《俗解》充分贴合当地百姓的特点。

（3）俗解“和睦乡里”

承。父母分付一椿事，没甚难干，就生一个推托的心，不肯担任。被别人骂，别人打，甘心忍受。自己的父母骂一句，打一下，就生一个嗔恨的心，反眼相看。似这等的情状，都成个甚么儿子。”“又有一等，背了父母，偏爱自己的妻妾。撇了父母，只顾自家的儿女。自己饱食暖衣，父母受饥忍冻。似这等忤逆不孝的人，还成得个什么儿子。”“又有一等，自己的儿女病，惊天动地。父母病，只当寻常。自己儿女死，哭断肝肠。父母死，哭也不痛。若是七八十岁死，以为当然。及被外人嘲骂，反自解说，世上儿子都如此，希罕我一个。这等的人，禽兽不如，慈鸟也晓得反哺，羔羊也晓得跪乳。这等的人，便是豺狼泉豕。天不容，地不载。生遭刑究，死入地狱，是天下第一等凶恶之徒。”这些显示郝敬对于人情的洞悉。

¹⁴ 郝敬对这两件事作进一步讲解，首先从对待家中的各种关系来讲解安父母的心：“如何是安父母的心？你平日居家，存好心，做好人，莫撞祸，莫生事，使一家安乐，父母的心里也安乐。教你妻妾，教你子孙，早晚大家好生承奉，莫要使气违拗，莫要出言触犯。父母上面有祖父母，也要体父母的心，如亲爷亲娘一般。父母身旁有小兄弟、小姊妹，也要体父母的心，加意看待，使父母在一日，宽怀一日，这便是安父母的心。”接着是解释“养父母的身”：“如何是养父母的身？随你力量，随你家私，尽你的心，早晚殷勤。寒则奉衣，饥则奉食。四时八节，以礼庆贺。生辰，以礼祝拜。有事，替父母代劳。有疾病，请医药，仔细调治，这便是养父母的身。”接着说到父母身后：“万一一天告终，尽心尽力，以礼殡葬。春秋以礼祭祀，辰昏香火奉祠。这都是孝顺父母的事。”这些也都极为贴合百姓日常生活。见《小山草集》，同前注 5，卷十，第 23-24 页。

¹⁵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 8，卷八，第 441 页。

就“和睦乡里”，郝敬强调乡里关系的紧要：“一块土上，脱不去，躲不开，是非也是乡里易得生，冤家也是乡里易得结。相处得好，乡里便是亲戚，相处得不好，乡里便是冤家。所以乡里关系最紧，决要和睦。”他又细致地区分了乡里关系的种种不同以及相应的区别对待方式：“但乡里也不同，也有做官做吏的，极富极贵的，这是强似你的乡里，安你贫贱的分，小心尊敬，不可得罪于他。也有极贫极贱的，这是不如你的乡里，存一点怜悯的心，常要看顾他。也有一种极凶极恶的，这是不好的乡里，要谨慎防避他，以礼待他，凭一点至诚心感动他，百儿事让他忍他。中间或更有一等贤人君子，为善积德的好人，这是一方的祥瑞，百家的师表，托在他比邻，更要去亲就他，有事去请教他，待他要如父兄一般，敬他要如师长一般。又有一等尔我平等，寻常一般样的乡里，此往彼来，如兄如弟。早晚相见，必须谦恭。四时八节，婚葬庆吊，必须以礼。有事相托，有话谏议，必须同心。有患难，必须扶持。有疾病，必须看问。些小不平，必须尽心相劝。不可般弄是非，使他报怨生事。盗贼火烛，彼此救护，不可欣灾乐祸。这便是休戚相关，一团和气，才成一个乡里。”这些区分可谓详尽委曲，通达普通百姓人情之至。

郝敬针对乡里易结冤而不解的情况，而劝诫大家只管自己做到和睦：“有一等不知事的，见乡里待我不好，我也去怪他。古人云：冤家是结的。他仇你不仇，冤家到底结不成。他不和睦，你只管和睦。一个愚，一个贤，到底他有悔的时候。若他仇你，你仇他，冤深害结，唇齿相连，到头有一场大祸，岂是保身安家之道，这便是和睦乡里的说话。”

（4）俗解“教训子孙”

就“教训子孙”，郝敬先强调子孙好与不好全在教与不教：“如何是教训子孙？大凡人家兴旺，也是子孙。人家消败，也是子孙。所以古人云有好子孙方是福，无多田地不为贫。子孙好与不好，只争父祖教与不教。世上人那一个生下来就是贤人，都是教训成的。那一个生下来就是恶人，都是不教训坏了的。也有大户人家生出来的子孙，辱门败户。也有贫寒人家生出来的子孙，光祖耀宗。可知全在教训。”又谓：“人生一世，子孙便是后程。子孙不好，任你平生有天大的事业，总没交割，眼光落地时节都做了一场话柄。”“所以人家子孙要紧。教训子孙越发要紧。”郝敬批评富贵人家、贫贱人家不知道教训子孙的错误认识¹⁶，但也批评“间或有知道教训的，动便说教子孙读书，做文章，指望他中科第做官，这却不是。世间读书的多，中科第做官的有限。多少读书做官的，取笑乡里，遗臭万年。多少耕田隐逸的，清风高节，流芳百世。子孙若贤，不在做官，做官要命，教训不成的。做好人不要命，教训得成的”，郝敬于是谓“劝你们有子孙的好生教训”¹⁷。

郝敬提醒有五件事要紧，其一如“人家父母见儿子小，不责备他礼貌，行坐没好样，饮食没好像。到大来惯了，全然不知礼节，卤莽粗俗，由这等来。”¹⁸故未曾教他读书，先要教他习礼。且休教他学做家，先教他学做人。教他做好人，先教他存好心。因为心是根本，心好方得人好，而“心好人好，自然增福延寿，兴家立业，耀祖荣宗。”

¹⁶ 郝敬谓：“有等富贵的人家，只图有子孙，便说道见在吃不了，穿不了，只要有人，就不教他也罢，后来毕竟坏了。又有一等贫贱人家，父母不肯责望，说道富贵不得到我家里来，由他的命罢，也无师友，也无家法，到后来越是没下稍了。”见《圣谕俗讲》，《小山草集》，同前注5，卷十，第31-32页。

¹⁷ 郝敬对此解释道：“如何便是好生教训？古人云严父出好子，又云桑条从小蓄，趁他年纪小，知识未深。趁你年纪未老，作得主，早晚急忙教训。若待他知识大了，唤他不转。待你年纪衰了，铃束他不下。”

¹⁸ 其他四件为：“常见人家父母骄养儿子，与他好的吃，好的穿。到大来惯了，要齐整奢华，不知撙节，卖田借债，由这等来。”“人家父母疼儿子，随他喜的，便依从他。随他恼的，但替他打骂出气。到大来惯了，使性子，撞祸生事，由这等来。”“人家父母说儿子幼，不懂事，非礼之言，非礼之事，只管戏弄。到大来惯了，全没些忌惮，歪斜不志诚，由这等来。”“人家父母喜欢儿子交朋友，不管好歹，与市井游徒往来，引诱他摊场赌博，酗酒宿娼，丧命破家，由这等来。”郝敬强调以上五件事，“切记要紧，早宜提防”。同前注，第32-33页。

郝敬还专门提醒养女的紧要。¹⁹又提出“人家父母，即是师傅”——“平日家庭间，子孙在眼前，父母说一句话行一件事，早晚儿孙听着看着，一一都照个影子在心，不记自记，不会自会，如白布落染缸，不觉变成青蓝了。所以古人道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²⁰又针对“每见人家父母，一等不教训的纵容子孙为恶。一等教训的，又责望太过，使之无所容身”，而劝诫做父母的对子女要从容耐烦：“父母如天地，天地不宽，人向何处安生，枉费严厉。子孙越发躲闪，情意乖离，不祥之兆也。须是从容耐烦，早晚温存提携，不必动加鞭扑，恶言怒骂。虽然暂听，不过面从而已。语云父慈则子孝。古人称父母是严君，正家以礼，尊卑有序，内外有防，言行有则，即此是严君，非鞭扑怒骂，乃为严君也。这便是教训子孙的说话。”

（5）俗解“各安生理”

郝敬以安理才安生而背理必然讨死来讲解“各安生理”，也是切中常人心理的。郝敬讲解道：“如何是各安生理？这生理两字，你们还醒得么。生便是人的性命，理便是这道理。人若重性命，必须安道理。人若要作死，必然背了道理。凡事安理，方才安生。背理，必然讨死，所以叫做生理。你百姓们那一个不要安生，却有几个安理，所以叫你众人各安生理。”他指出，世上生理也多，俗话说道路各别，养家一般。士农工商，各居一业，但肯各人安分，都是生理。怎奈人心不足，不肯安分守己。他接着就一一说到贫穷者、将就过得日子者、巨富者各各不同的不安生理²¹，接着批评大凡不安生理的人，哪有他生理的分。望高转低，弄巧成拙。古人说得好，万事分己定，浮生空自忙。譬如一茎草，自然一点露水养他。只要各人安分守己，就各有一条生路。“休恨我不如人，人尚有不如其的，知足常足，切莫妄想。”又劝戒“曾见许多赚大钱的，行险遭凶，不如小买小卖的自在平稳。许多心高妄想的，分外营求，不如守艺农田的，长久安乐。”

郝敬谓古人说“万事不由人，都是命安排”，“所以教尔民各安生理”。《俗解》多援引古人所说，以解释圣谕的道理，其实其中多为民间俗语，这正是郝敬《俗解》作为通俗解释的一个特点。他问在会百姓，生理既然这么多，那么哪一个生理好呢，人们多会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郝敬批评这两句话其实误人，²²提出“若论生理，第一是农田好”。²³

（6）俗解“毋作非为”

就“勿作非为”，《俗解》指出这一句话，是“我太祖皇帝教你百姓们，利害切骨的言语”。而一部《大明律》，也只为这一句话做的——“一部《大明律》，笞杖徒流绞斩，以至五逆十

¹⁹ 郝敬谓：“至于人家养女，也要紧。养得好底，虽不能勾承家立业，养得不好的真个辱门败户，更要好生教训，加意防范。如近日武进县徐平的两个女儿，被光棍奚根、孙良相诱哄，走到江阴夏熟地方来，被保正盘获，这个便是不教训的样子。”也还是举县里人所熟悉的事例以便设教。同上注，第33页。

²⁰ 郝敬于是对在场乡约众人谓“假如你平日在家”孝顺父母，平日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或者反过来，在家非为、不务生理，“你子孙一定也”一一学你样。由此亦可看出父母在贯彻圣谕中所起的重要示范作用。

²¹ 郝敬说到：“且如极穷的小民，饥寒无奈，安自己贫穷，就乞食叫化，挑肩做工，也将就度日，这也是安生理。他却不守贫穷，要去东偷西抹，作贼为盗，自投法网，这就是第一等不安生理。”“又一等，将就过得日子，小小资本，微微利息，也是一个生理。他心高，妄想发积，却说人无横财不富，苟且贪图，胡行妄作，这正是不肯各安生理。”“又有一等人，家资巨万，田连阡陌，但肯为善积福，保守现在，才是安生理。他却倚仗财大势大，斗胆横行，欺公犯法。后来破家荡产，杀身丧命，这都为不肯各安生理。”同上注，第35页。

²² 郝敬曰：“你们道读书做官的，受享朝廷爵禄，这便是第一等生理。不想世上能有几多人做得官来，必定要做官生理，你们小百姓都傍壁死了。不知那做官的人，风波危险。那做官之家，骄奢放肆，虽然吃些好的，不是家常饭。穿些好的，不是家常衣。又骄养了子孙，又懒惰了奴仆，所以古人云朱门生饿殍。”

²³ 郝敬解释道：“所以古人耕田，叫做力本，买卖叫做逐末。若是有田的人家，领着子弟奴仆，勤耕勤种，一粒落地，万颗归家，比买卖的利有十倍。园中栽桑，地里种棉，有穿的。池里蓄鱼，家下蓄牲，园中蓄菜，有吃的。便是天年水旱，广种薄收，尽勾糊口。眼不见官府，脚不踏城市，山中宰相，地上神仙，这是第一件生理。”假如无田的人家，则“租得几亩，典得几丘，勤耕勤种，完了主人租，落得几斗米。妻子对食，也得安心落肠。虽是清茶淡饭，到比那膏粱美味，吃得安稳。虽是麤衣大布，到比那锦绣绫罗，穿得久长。妻子也不骄奢惯了，儿孙也不游荡惯了。本分生理，此为第一。这个便是各安生理的说话。”

恶，凌迟处死，都是一个作非为的样子。说不尽，数不尽。”这许多官府，也只为这一句话设的。《俗解》谓“譬如这江阴一县，好百姓多，作非为的也不少”，紧接着举大家所眼见的本县的种种例子，以此作为教训：“生事告状，如朱学、童四等。放囊赌博，如秦日晓、季九等。打行扎囤，如李孝、李忠、宣大、宣二等。造访害人，如王前溪、尹心野等。捏写词状，如陈道、朱抱恒等。包告包中，如周奉津、陆应南等。窝盗私贩，如徐元真、朱大邦等。明火打劫，如梅可学、王景荣等。强奸人妻，如严勲、杨二等。假捕诈人，如夏四、钟二等。包揽侵欺，如刘震峰、顾江等。行使假银，如顾檄、徐龙等。这一班人，都是作非为的。重则斩绞，轻则徒流。已犯者老死囹圄，拖尸牢洞。未犯者，恶贯满盈，终遭宪纲，这都是作非为的样子，都是你们眼见的，可是哄你么。他们到这个田地，方才知悔。你们众人，不曾到这个田地，那晓得怕。今日不怕，将来也要悔。今日悔的，当初只因不怕。”

《俗解》强调凡事差错起于心上一念之差，曰：“仔细听着，我说与你们一个端的。凡事千差万差，只因心上一念之差。一念错起，直错到那悔不得的田地。你今日在会的众人，各向自己心头打点一切作非为的心，还是有？还是无？凭你瞒得人，瞒得官，瞒不得你自己的心。”接着以神道设教，强调“鬼神看你心”而不可瞒：“你自己的心，昭昭明白，天看见你心，鬼神看见你心。古人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此等说话，字字真切，莫硬不信。你若道自己乖巧，能欺官，能骗人，鬼神暗地随着你走，丝毫藏不得。你不怕人，不怕官，不怕律法，难道鬼神也不怕，天也不怕？”对于连鬼神也不怕者，则以子孙的报应而设教：“你不怕天天，天决不饶你。你不怕鬼神，鬼神决不饶你。不遭官刑，也折福损寿，克子害孙。纵然生子生孙，不与你讨债，便是与你还债。”这些都是紧紧把握了普通百姓的心理。《俗解》再次强调为非的念头初起时要急回头：“你等回去，闲中无事时，夜半睡醒时，念头初起时，仔细思量，但有一点非为的心，急忙回头，便是做好人，行好事的根基。古人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又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便是勿作非为的说话。”

一句一句讲解完圣谕之后，郝敬强调“以上这六句话，是“我太祖高皇帝教百姓的一点肫肫切切，没奈何的真心”²⁴。对于不能理解掌握圣谕者，郝敬告诫他们将六句圣谕作为六句符咒：“你们若是醒得，也不销我再讲。若是不醒得，只将这六句圣谕当做六句符咒，早晚念诵。将这二十四个字，当二十四颗明珠，珍重把玩，将本县今日与你们讲的，各归家温习，早晚思想依此奉行。”《俗解》最后则是全篇少有的激励之语，曰：“休道是做一个好人，便是要做圣贤，只此六句话，也彀了。便要成佛修仙，只此六句话，也彀了。若肯奉行，家家君子，个个好人，便大明律也不销用得，官府也不销要得，何况刑杖枷锁。要他怎么，同享太平之福，同登义皇之世，何时得到此田地，大家努力。”

通过以上述析，可总结《俗解》的特质：郝敬作为地方官、父母官，将明太祖所作的《圣谕》为参加乡约的在座普通百姓，或可谓小民，作了通俗化的解释，文中时时出现的“仔

²⁴ 郝敬最后宣讲一遍圣谕六言，先叙说太祖的话的婉曲，并将前五句话与最后一句话作分别，曰：“我太祖高皇帝当初平定天下时节，杀了多少不学好的人，留下这几句话，劝你们天下后世人。这等样婉曲，这等样丁宁。前面五句，就是父母教儿子，也只是这等慈悲了。”接着是宣讲前五句：“第一句，从天理人心中劝化你们。若有善根的人，只销一句孝顺父母，说得肝肠断，眼泪流。这一点良心发现，便做了一个彻骨彻髓的仁厚君子，那里还有半点非为的心。却有一等中下的人，心性傲，气习羸，所以再说第二句，教你小心谦恭，尊敬长上。又怕你生理害人，再说第三句，教你安静平易，和睦乡里。若是知痛养的，再销这两句，自然转头了。又怕你们还不醒悟哩，仔细加意，丁宁嘱咐你，教你保身保家，教子教孙，安分守己，各寻生路。说到这里，少不得提防着你了。”再下来是宣讲最后一句：“你若再不醒悟，还到那里去，所以末后一句，斩钉削铁，苦口厉言，叫你勿作非为。仔细思量，这一句话，一霎时枷锁刑杖，都在面前了。仔细仔细，好生听着，可知我太祖高皇帝圣意，原是大慈大悲菩萨的心肠，要普天下的人个个孝子，个个仁人，那肯把一些不好的心来计较你们。争奈你们百姓愚顽，说到没可说处，劝到没可劝处，少不得与你们直言判定了，你们还不肯回头哩。聪明的人，一句孝顺父母，千了百当。若是顽钝的，教他勿作非为，他偏要非为，到此时节只得用刑杖了，只得动刀斧了。驮枷带锁，粉尸碎骨，到这时节，还埋怨谁哩。所以古人云‘君子点头便知，愚人千唤不转。’郝敬之宣讲亦可谓婉曲、丁宁。

细听着”显示了严之以威的训诫的特色；与此并行的则是“晓之于情”，极尽庶民百姓种种曲折心理，并持委婉、叮咛之态度，又时时援引古语，其中其实多已成为百姓熟知的俗语，也多引用本县的例子。《俗解》又强调心之重要，为了对付顽固不醒悟者，《俗解》还以神道设教，这些都在显示《俗解》贴合百姓心理而作教化以收化民成俗之效的特质，《俗解》结尾则是全篇少有的激励之语，但这是以严之以威为前提的。

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记载郝敬《俗讲》的实际运用与“家喻户晓”的效果：“（郝敬）首重乡约，着训规一册，解圣谕几乎万言。刊给举行，更为劝民口号，家喻户晓。”

二 郝敬之治迹：儒者作为地方官所具备的诸种政治才能

在讨论完郝敬《圣谕俗讲》之后，接下来看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对于郝敬种种“治迹”的叙述。从郝敬这一个案，可以看中国传统的儒者作为地方官员的一面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治安、水利、军事以及教育等诸种政治才能。在此基础上，《江阴县志》指出郝敬首重乡约，重《圣谕俗讲》，则显示出政治之为政治具有诸多价值，但有优先价值的选择，即是化民成俗。

郝敬兢兢于对江阴县的治理，所幸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有大量关于郝敬治理江阴的材料，可见大概。²⁵其中的“郝敬传”记录他在任“三年，利害无不兴革，才轶于守，故毁誉不一，然惠政多不可泯”，传云：

郝敬，字仲舆，京山人，好古能文章，制义为海内所宗。举万历己丑进士，令缙云，调系永嘉，擢给事中，累有建白。劾时相，左迁知江阴。三年，利害无不兴革，才轶于守，故毁誉不一，然惠政多不可泯。首重乡约，着训规一册，解《圣谕》几万言。刊给举行，更为劝民口号，家喻户晓。严保甲，分团设铺，盗贼入境旋即就擒。沿江多盐盗，召集水兵，领以土哨长。土耆民，给与火药军器，巡辑防护，江海宁谧。窝主、讼师、打行及包揽区书诸棍，各榜示通衢，夜亦不敢见影。他如奖节孝，雪疑枉，营田之易价，沙田之充费，僧道之免差，常平仓，导河夫之预贮，审役、审图之立决，事愈剧，法愈精。水灾请蠲恤。当道有征积逋者，竟封还原楸。入计，终以强项忤时，听调归。归而削桐为棺，刻诗其旁。有“南柯好郡君须到，胜似江阴与永嘉”之句，后荐至京卿，卒不起。解九经，与奏疏诗文并行于世。²⁶

传记全面而精简地把握了郝敬的各方面著述在当时的影响，即经解与诗文、制义、奏疏并行。归纳其中关于郝敬之惠政包括：首重乡约，教化先行；其次治安，严保甲，治盗贼、盐盗；治窝主、讼师、打行及包揽区书诸棍；奖节孝；经济方面，营田之易价，沙田之充费，僧道之免差，常平仓，人力之预贮；水灾请蠲恤，等等。

县志中“乘逸”目还专门有“郝侯治迹”，而郝敬也是此目中唯一以“治迹”命名者，此处对郝敬之政治才干有更为细节化的生动描述：

郝侯敬之莅江阴也，以剽犀掣电之才，行救困锄奸之事。诸所兴革，殆不胜书。其最快人心者，如榜逐恶徒，境无匿迹。计擒窝盗，海不扬波。至脱坊长之破家，神编审于贴息，尤不可不识其略，为循良谱也。邑多官署、驻署，铺□器用，向俱责之坊长，供亿日烦，其家立罄，侯为清出新涨沙田粮之不入会计者，使奸胥无得干没。为办应用

²⁵ 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由冯士仁修，许遵汤、周高起纂。冯士仁，字允愚，四川梁山人，崇祿七年（1634）至十二年（1639）任江阴知县，后升兵部职方司主事。许遵汤，字仲诏，江阴人，副贡生，著有《清游集》、《古勺集》、《枫社集》、《招隐集》、《叶剩集》。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庠生。见《江阴县志提要》。县志中“国朝名宦”部分，有关郝敬的文字仅次于嘉靖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为江阴令的钱鏞，钱氏，荆州府显陵卫人，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他在江阴任上抗倭殉难，立祠于县，县志中除提及“素有得于良知之学，刻《传习录》给士民，风气一变”外，其他文字全是叙述其抗倭事迹，见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名宦·钱鏞”，卷四，第207-208页。县志中还有其他关于郝敬的大量表彰性的文字，从这些可以看出，郝敬三十年之后的后任以及当地士人对于郝敬的推崇。

²⁶ 崇祿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8，卷四，第209-210页。

器物，署各一副，籍记而石勒之，不复科敛于民。编审多不平，积蠹区书为之场蔽也。侯于隔岁先惩逐其尤者出境外。至临审时，突拘各区区书，限于刻至内衙，阶列严刑，焚香告天，使各东西隔别，开注某富某贫民，质剂不符，讯得隐嵌情实，即痛加刑杖，若飞诡田地，朱标犯名，加三木梏足，陈县治前以警众，自首改正者免罪。于是贫富了如，不数日而粮长之役大定，罚飞诡以补穷区，免编厘毫小户。榜示一出，合邑服其神明。数年后，尚绝告贴告害之扰也。²⁷

吴中向来被认为难治，郝敬将窝主、讼师、打行及包揽区书等诸恶徒各榜示通衢，使其夜亦不敢见影，他又编审粮长贫富之得实，罚飞诡，解决的是吴中最为棘手而重要的问题。

郝敬为江阴县令之政绩可与公安三袁之袁宏道为吴县县令作一比较。两人同为湖北人，同一年中举，并为朋友，而江阴与吴县两县地理位置接近，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状况也近似。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为吴县县令。《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记载：

乙未谒选，为吴县令，始以其学试之政。人皆谓吴门繁剧，而公超脱，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综，事自集。吴赋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诘。飞洒民间，溢于额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条若干，呼猾胥曰：“此何为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皆置法，而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吴民大悦。又不折征收之封，惟苛兑者，许民告白，以其所赢代输者为倾泻费。上官闻而便之，下其例，诸邑悉如吴县。机神朗彻，遇一切物态，如镜取影，即巧幻莫如吴，而终不得遁。故遁词恒词组而折，咄嗟狱具，吴人谓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无所罚赎，杖之示惩而已。以故署门酒家萧条，皆移去。先胥隶之类，或三五为曹，共一役，不食县官，惟借公事，渔猎里闾。公拣其宜用者，食之，无所差遣，终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归农。有屡投匿名牒者，公出见县前占星人，觉黠甚，念必此人也。呼来占星一纸，试手迹与匿名牒无二，讯之立伏，其妙于得情皆此类。公为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县大治。宰相申时行闻而叹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²⁸

袁宏道在吴县为县令的结局与郝敬亦有相近处，即都是得罪上官，《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载：“会吴门有大池山之讼，公意见与当路左，居恒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当事知其不可强，故令予告，俟病痊补职。”²⁹《江阴县志》对郝敬在江阴的结局的记载则是：“当道有征积逋者，竟封还原檄。入计，终以强项忤时，听调归。”

郝敬在江阴的改革，《江阴县志》的《里徭》一目记录颇细，在具体数字之前的一大段文字，先是简单介绍里甲，接着则是叙述郝敬以及修方志者冯士仁二人关于革除里徭之弊的事迹，从这亦可见冯士仁对郝敬之治迹确有会心。县志曰：“嘉靖十六年，本府应公每丁编银五分，每亩编银六厘五毫。后郝侯敬念陪丁之苦，改编每丁减至三分，每亩加至一分五厘，仍二项征，又有以丁有定数，而田每推收，奸民得以避就，乃将徭里并为一项，编入会计，总曰徭银，而现年里甲，每里止出差而已。”³⁰县志《重役》一目具体数字之前也是同样重点叙述郝敬、冯士仁二人在改革重役方面的贡献，县志载郝敬之抵重役，谓：“坊长，以在城里甲听差，颇极烦费，邑侯京山郝敬知其害，以沙田余银抵之，而弊始绝。”³¹

²⁷ 同上注，第 441-442 页。

²⁸ 转引自任访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1 页。

²⁹ 转引自上注，第 142 页。

³⁰ 见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 8，卷二，第 100 页。《江阴县志》记载冯士仁之革里徭之弊，谓：“旧规，每里将十甲分为上下五甲，每年输二甲管催银米，于是每图里长之外，又有经催。立法之意，亦谓彼此输充，旋相催办，无相累也。乃十甲之中，奸顽欺善良，尊长凌卑幼，豪强压孤弱，富厚害穷苦。甲户安坐赖粮，经催代比彻骨，呼天抢地，莫可谁何。近因粮里李春台等具呈，邑侯冯士仁遵宪谕，革去经催。其通甲银米，设立长单，欠多者圈头听比，交单完约。不如限者，但差提比，于是银米可以全完，而所省敲扑，不知几千万计。约每年通邑，省包雇经催银一万五千余两。”见同页。

³¹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重役”，同前注 8，卷一，第 108 页。冯士仁则是改革白粮之差，见崇祯十

关于所兴，则有修官署：修轻监，舍官厅三间，牢房二十间，狱神祠一间³²；修建刑工承发房十二间，改建亲民堂后之川堂，题额曰“见节堂”³³；令义民陈大智建羈人铺³⁴；重建城西望节亭，改名南金馆³⁵；修望来亭³⁶。还有修学宫：修复东社学³⁷。

江阴处江防要地，武卫方面的修筑有烟墩，凡沿江地数十处，皆万历二十七年郝敬捐筑。³⁸而原本由火兵守库狱、巡逻街坊，郝敬于万历二十八年“令排门夫自行看守，火兵尽革，巡警不废而免追科，民甚便之。”³⁹郝敬修睢阳庙⁴⁰，供唐睢阳令张巡。

江阴有九里河为患，县志赞扬郝敬知悉此河之患：“知县郝敬尝云：‘江阴穷百姓，只一里九里河，永无苏息之日。’真洞悉民瘼语。”⁴¹

江阴县志“艺文志·记”一目中收有郝敬所撰《修江阴县廨记》、《见节堂记》⁴²，“艺文志·诗”则收录郝敬诗十四首。⁴³可见郝敬作为文人的一面。

以上可见郝敬作为地方官的多方面治迹，以及江阴县志对于郝敬之推崇。以下还有几点值得讨论：一是郝敬与当地乡绅人士的合作，如使义民陈大智建羈人铺。陈氏后来还捐资石建云亭桥、茂野桥、朱家桥、杜家桥、王良泾桥、庙桥等⁴⁴。二是郝敬由对其诗中非对佛教的兴趣，进而以其行政权力支持佛教，如修禅乡寺⁴⁵、移建琪林庵⁴⁶，僧道免差。夏树芳撰“僧道免差碑记”一文，曰：“我令郝司谏，禅通三昧，道彻上真。……凡遇僧道钱粮，明开僧户道户，但令照数办纳，勿得编充里排。……信乎释老之异途，必藉吾儒为印正。”⁴⁷

郝敬作为儒者，他在江阴的身份乃是多重的：他是江阴的父母官，也是作为喜好诗文、书画、佛老、道学的文人，而与当地文人、名士交游。

郝敬在诗文上受他父亲郝承健以及其父之至交后来成为其老师的李维楨之影响，李氏曾为馆臣，是当时文苑领袖。郝敬在文人风气特盛的永嘉为县令时，就曾与远近的文人、山人以及僧、道交游，当地如王叔杲、王季中父子、何白，邻近如苏州的王穉登、歙县的潘之恒，他们一起游山、玩水、饮酒，以诗文、书画相交。

江阴与永嘉一样也是古名城，有吴季扎墓、十字碑（季扎祠中孔子题篆）、吴公子光墓、春申君墓、杜康墓等古迹以及以春申君而得名的君山这一名胜，所以身处此地易发古之幽思。

郝敬与当地名士夏树芳有交游，并延请其修县志。《江阴县志》谓：“夏树芳，万历乙酉举南闱。不问旧产，养母之余，以读书著书为事。既念母老未艾，即谢公交车不赴。名益高，学益博，著述益富。东南理学文章家，结纳恐后。……树芳隐昆山之麓，间以野服从山水间，扬扞风雅而已，先后经巡抚李待问，侍御祁彪佳、王一鹗、刘兴秀，给谏胡永顺，疏谏于朝，如陈献章、吴与弼，征辟拜官，树芳若不闻也。年八十余，手未释笔研，四方征文求书，应无倦勑色。考皇明人物、笺《五经》未就而卒。欧阳郡侯、郝邑侯，俱聘修邑志，亦未竣业。”⁴⁸

三年《江阴县志》，“重役”，卷一，同前注 8，第 109-11 页。

³²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官署”，同前注 8，卷一，第 37 页。

³³ 同上注，第 38 页。

³⁴ 同上注，第 39 页。

³⁵ 同上注，第 39 页。

³⁶ 同上注，第 39 页。

³⁷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学官”，同前注 8，卷一，第 44 页。

³⁸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武卫”，同前注 8，卷一，第 46 页。

³⁹ 同上注，第 45 页。

⁴⁰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坛祠”，同前注 8，卷一，第 50 页。

⁴¹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河渠”，同前注 8，卷一，第 57 页。

⁴²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艺文志·记”，同前注 8，卷五，第 306-307 页。

⁴³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艺文志·诗”，同前注 8，卷七，第 416-417 页。

⁴⁴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 8，卷一，第 68、70 页。

⁴⁵ 同上注，第 72 页。

⁴⁶ 同上注，第 74 页。

⁴⁷ 夏树芳《僧道免差碑记》，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 8，卷五，第 305-306 页。

⁴⁸ 崇祯十三年《江阴县志》，同前注 8，卷四，第 245 页。

郝敬还于君山招饮在永嘉做县令时结识的旧友何白⁴⁹、邹迪光，何、邹也参加当地文社沧洲社的雅集。邹迪光，字彦吉，号愚公，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历官湖广学政，罢归时，年尚壮，卜筑锡山下，极园亭之胜。以诗文自命，有《郁仪楼集》、《调象庵集》、《石语斋集》、《始青阁稿》、《天倪斋诗》、《文府滑稽》等。“画山水，力追宋元人法。一树一石，刻意求佳，故能秀逸出群，洵尽时格。”⁵⁰

郝敬在江阴的文人生活趣味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永嘉时期的的延续，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三事：一是郝敬的诗集《啸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江阴任上刊刻，由苏州著名文人王穉登作序，谓敬“师事李本宁先生，少善功利，既乃善风雅。”⁵¹二是其万历二十八年秋在江阴刊刻的奏疏集《大瓠编》，自序之篇末署名“早服居士”，由此可以看出其佛学的兴趣；三是他开始学画，其《戏为山水图，寄王伯毅》一诗谓：“五日画一山，十日画一水。王宰老画师，亦复难如此。我学画山才三日，万壑千岩迎面出。不用绢素染□黄，生纸隃糜挥秃笔。山色蒙蒙细雨来，水势盈盈流欲湿。休将骊黄索天马，落尽丹铅留真质。眼前俗工那晓此，天机妙运非由习，把似吴门王仲看，后生可畏君须识。”诗中可见郝敬初习作画却颇有自得之意，当时也有友人画江阴名胜君山而赠与郝敬⁵²，郝敬诗“题君山图一首”对此有记录。郝敬之习作画与当时三种氛围有关：其一，万历十四年进士袁宗道⁵³，郝敬同年董其昌、黄辉，万历二十年进士李日华（1565-1635），他也是郝敬典万历十九年乡试时的门生，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米万钟（1570-1628），当时各科进士，尤其在京为官者都不乏一、二善画者。其二，郝敬在永嘉、江阴所交山人何白、周服卿、洪从周、王穉登、王季中等以及罢归者邹迪光也都善画，晚明布衣山人书画较之缙绅，可谓大宗，故又有其三，郝敬仕途之挫折转而使得他能留心于文人之书画，万历二十年进士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曰：“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缙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晓者，岂技艺亦附青云以显耶？抑名誉或因富贵而彰耶？抑或贫贱隐约，寡交罕援，老死牖下，虽有绝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则富贵不如贫贱，徒虚语耳。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噫！”⁵⁴

将郝敬之种种政事与其文人生活合而观之，才见儒者的整体关怀与行事。从更深层次而言，名士风雅本身就属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即风雅与政治的合一，从而区别于所谓“俗吏”，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质。政治与风雅确实有时是不能分的，风雅并不等于不理政事，而是意味着政治是从容的，而非局促、操切；风雅还意味着与当地名士交游，建立与当地精英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地方政事的特质与要求，当然也是更高明的政治了，不过是软性的政治，倒不一定有这么强的实际政治目的，反而是自发的，是共同的作为士的习惯与品味。

郝敬虽然治理江阴甚有成绩，但如《江阴县志》“郝敬传”所述，“当道有征积逋者，（郝敬）竟封还原檄。入计，终以强项忤时，听调归”，时为万历三十二年，郝敬则在其自传文字《生状死制》中说到：“有大盗李龙者，亡命挟妖术游诸缙绅间，变姓名称官生，与长洲

⁴⁹ 何白有诗《五日，郝江阴仲與使君招饮君山绝顶观剧两首》，载《何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⁵⁰ 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第4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许沁《明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⁵¹ 王穉登《旧刻啸歌序》，见郝敬《啸歌》，《山草堂集》，同前注1。

⁵² 郝敬《题君山图一首》诗题下解释道：“山在江阴县城北，滨江，春申君旧封，故名。”见《啸歌》，同前注1，卷一，第2页。

⁵³ 袁中道为其兄袁宗道所作《石浦先生传》谓其“画山水人物有远致”，转引自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同前注28，第162页。

⁵⁴ 谢肇淛《五杂俎》，卷七。转引自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令行往。余使求盗执之，伏罪。而长洲与直指同里，居间使盗讼。直指谓江阴枉害官生也，弹文已具，而舆论不可。事虽中寝，然浮躁之声愈啧啧矣。考下下，再降，余遂挂冠去。时万历之甲辰岁也。”⁵⁵

郝敬挂冠前后，袁宏道、汤显祖、何白、庄天合等友人，都有诗或文赠行，⁵⁶他们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

三 余论

郝敬对于圣谕的重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属于晚明士人对于圣谕的重新重视的脉络，如阳明后学的罗近溪以及东林党人，都是如此。这背后的历史动力乃是士人面对晚明社会的大流动、社会活力而带来的失序，需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时，找到开国明太祖，即“祖宗家法”作为重要资源，而太祖“圣谕”则属于其中之一。

明太祖圣谕有效的原因既在于它对于文化价值的概括之凝练，并便于普通百姓记诵，同时也端在于有郝敬这样的一批士大夫自觉地对此作通俗化的讲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俗解》“晓之于情”的特色，它极尽庶民百姓种种曲折心理，并持委婉、叮咛之态度，又时时援引百姓熟知的俗语，也多引用当地百姓身边的事例。

六百多年前的《圣谕》与今日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惊人相似，亦可看到在“实”的层面（虽非“名”的层面）上历史长时段的延续性。《圣谕》只有 6 句 24 字，简明好记，而今天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却有 16 句 112 字，委实不易记住，所以亦不易流行。故值得深思是如何博而反约，找到精要又凝聚文化核心价值的几句话，上下认同，最终能行之久远，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⁵⁵ 郝敬《生状死制》，《小山草》，同前注 5，卷九，第 12 页。

⁵⁶ 袁宏道《与郝仲舆》，《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明末南雍周文炜刊本），卷 23 尺牍，第 24-25 页；何白《别郝给舍仲舆使君四首》，《汲古堂集》卷十六，第 18-19 页；庄天合《送郝楚望南还二首》，《庄学士集》（明博古堂刊本），卷二，第 7-8 页。